

太極釋義論

論曰周子太極圖舒子之爲釋義也疏爲八  
圖其一河圖數著原也其二伏羲則圖畫卦  
起下文也其三伏羲成卦成卦不著畫直分  
陰陽見與圖合也其四別擬伏羲則圖畫卦  
若異朱子者按朱子云虛五與十者太極也  
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  
爲五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折四方之合以爲  
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者八



卦也舒子云中五者太極也次十者分兩儀也次一二三四者生數分四象也次六七八九者成數分八卦也九數三奇老陽為乾焉六數三偶老陰為坤焉七數一奇兩偶少陽為震坎艮生焉以後天三男生於乾之老陽亦合八數一偶兩奇少陰為巽離兌生焉以後天三女生於坤之老陰亦合參之生著倚數揲著求爻皆合也其五圖濂溪則圖河以作圖太極以河圖側而觀之太極陰陽五行無餘欠也其六後天八卦論土

寄王之辨圖其左券也其七天太極圖寓河圖之數陰陽互根太極全體本然之妙昭然矣其八人太極圖五性之位五行之德立人之道見太極之全體焉可以與天地參矣至于屬論曰男女既生以形相禪則命由此出兼氣質而言也實有補於朱子男女太極之說曰人之生者曰理曰氣曰質曰數夫理性善之性也曰氣曰質性相近之性也曰數稟於有生之初之天命也實有以闡性命之大

全其曰秋冬非肅殺乃百物之所胎者以理而論混闢而非有異於邵子也其曰土之寄王惟夏秋之交冬春之交者本陰陽至理而言而不苟同於秦漢以來之諸儒也其推五行有性有德蔡氏之羽翼也其論潮汐與月相應正蒙所未言也火裂金剛水緩木柔性之所以相近火散金道木上水下習之所以相遠也厥有稟受厚薄不齊命之所以一定而无移者付之天窮理盡性述事繼志道之

所以責成於已而不怠也至於五行在天有氣有質五行之序有生有成是皆窮深極微之論前哲未發之蘊抑亦可見天理之在人心中乎百千萬年之前後乎百千萬年之後繭絲牛毛叢見百出道理未始不相值有如

是也嗚呼我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然則舒子所以自信於無窮者不在茲乎後之覽者要知其所以異又知其所以同斯可以論太極釋義矣

明太史氏海門崔桐撰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梓溪文鈔內集卷之二

明太史氏進賢視帶子舒 芬國裳甫著

裔孫 舒 琛伯獻甫輯

舒 璪季琰甫錄

南昌漆 彬中父甫編

後學臨川吳撫謙汝則甫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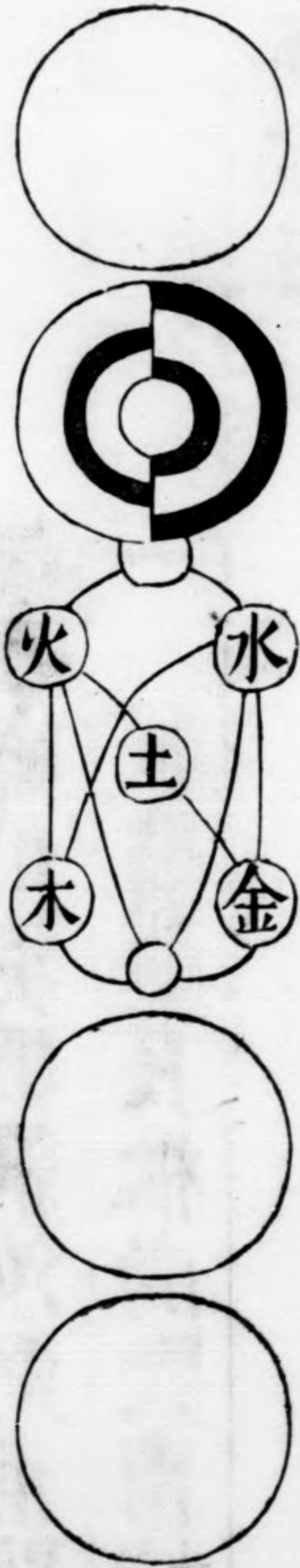
進賢樊良樞尚默甫校

太極繹義上

太極圖

陰靜

坤道成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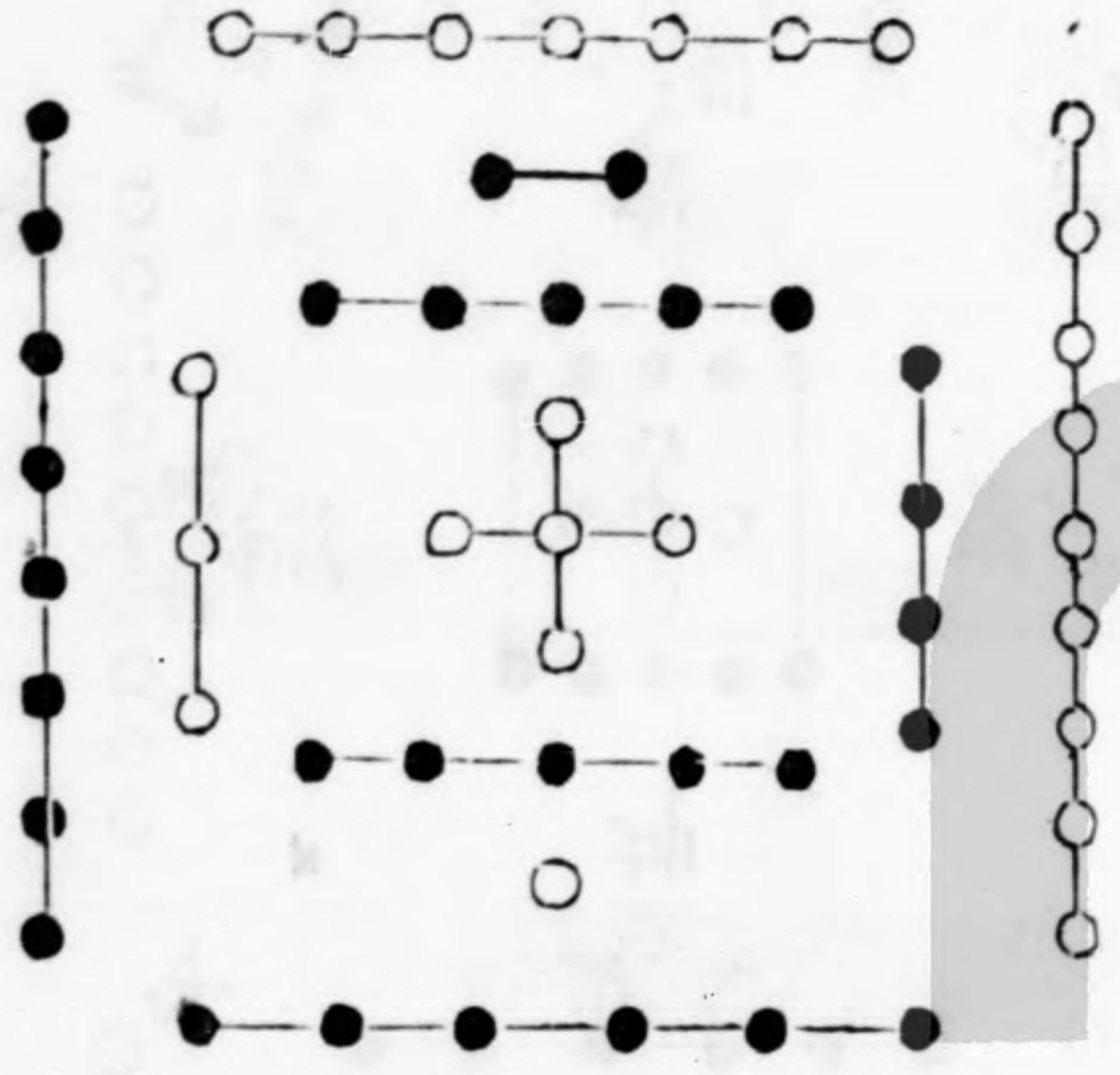
萬物化生

陽動

乾道成男

視帶子云先儒以濂溪此圖本於易則亦非真知此圖者其實亦則河圖與伏羲畫卦同功而其為說又能剖發幽秘程朱之傳蓋其流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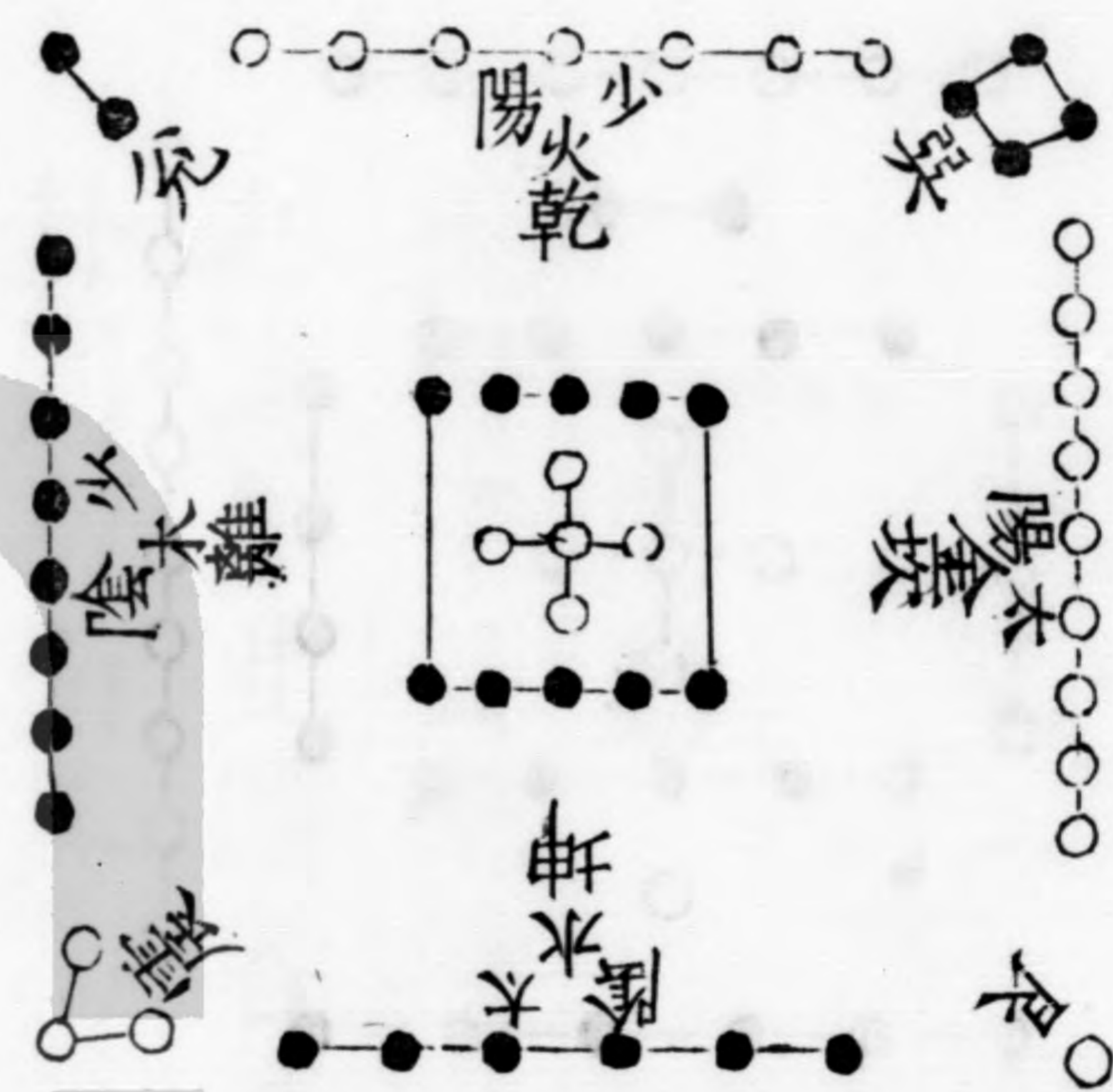
河圖



易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十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視帶子云此即河圖數也變化言一變生水六化成之二化生火七變成之三變生木八化成之四化生金九變成之五變生土十化成之其位則水北火南木東金西土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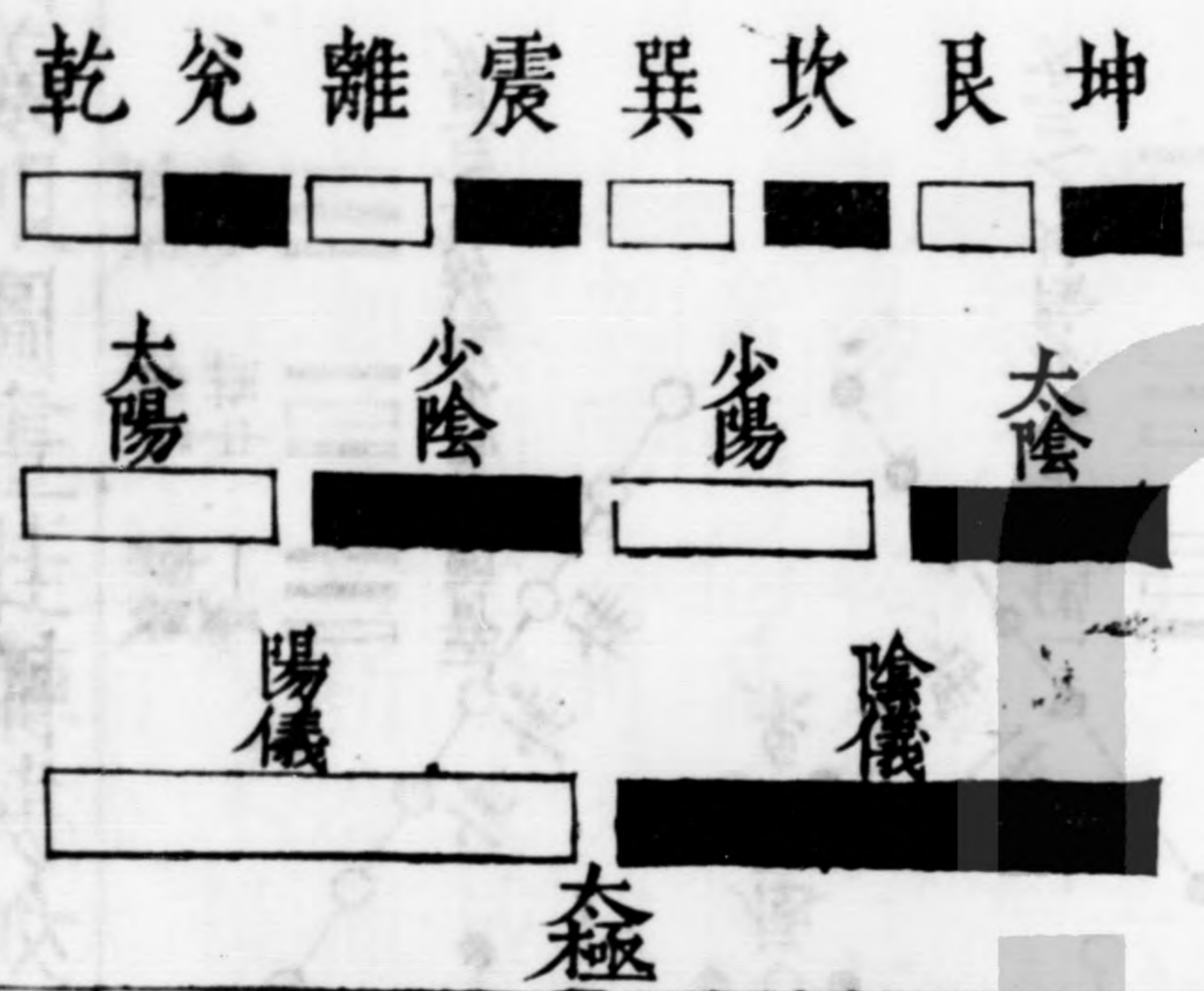
視帶子云右系此圖明太極圖之所本也

伏羲則河圖畫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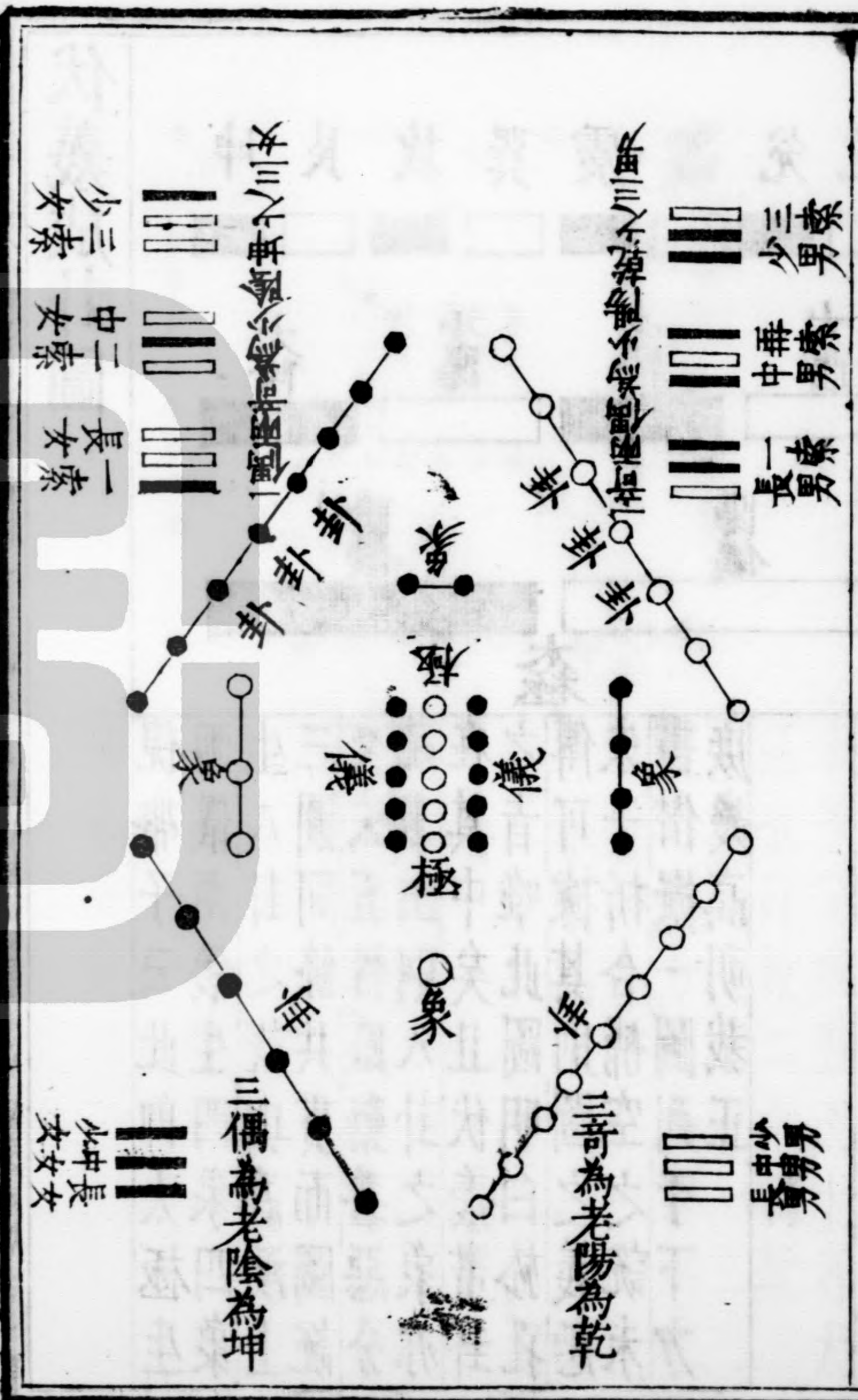
朱子云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三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者八卦也為兌震巽艮者八卦也視帶子云此即邵子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意與孔子太極生兩生四生八意小異且以虛五與十為太極而以四十之數分兩儀則亦小異矣

伏羲成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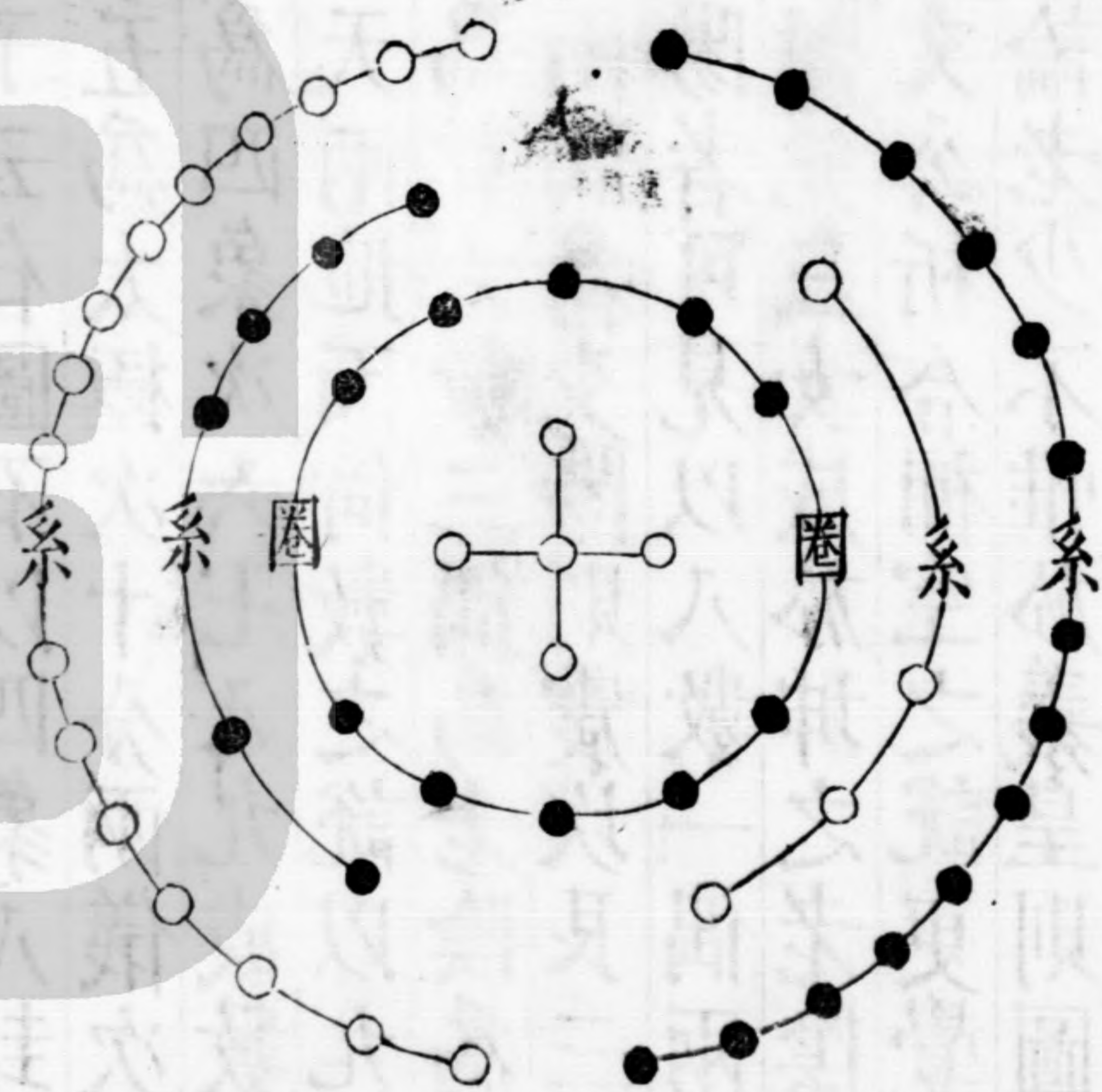
視帶子云此即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說與濂溪上三圖同條共貫而圖說又云五性感動善惡分萬事出則八卦之象亦在其中也且伏羲畫卦之旨唯此圖明白於孔傳可據其則圖之義恐朱子析合補空之說未盡借擬一圖列于下方庶幾高明裁正

伏羲則圖畫卦輒擬如此



視帶子云右圖不以四象八卦分合論直  
 以中五為太極次十分兩儀次一二三四  
 生數為四象次六七八九成數為八卦蓋  
 據參天兩地而倚數之說以九數三奇為  
 老陽為乾六數三偶為老陰為坤以七數  
 一奇兩偶為少陽則震坎艮三男生於乾  
 之老陽者可見以八數一偶兩奇為少陰  
 則巽離兌三女成於坤之老陰者可見不  
 必如文公析合補空之說更覺自然且於  
 本數論老少不惟於羲皇則圖畫卦之意  
 看得圓融而於大衍揲著求爻之義亦相  
 昭合孔子以乾坤為易之緼尤可驗矣

周子則河圖作太極圖



視帶子云太極圖實出河圖側玩之更覺  
 分曉今作此圖則濂溪上三圖昭然在目  
 下二圖不過此之流行耳分而言之五十  
 之圈于中者即濂溪第一圖所謂無極而  
 太極者也九七四三列系于左六八一三  
 列系于右者即濂溪第二圖所謂太極之  
 動而陽靜而陰者也左陽也而四二偶在  
 其內右陰也而一三奇在其內即濂溪所  
 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者也六與九關而



不系一與四闢而不系二與三闢而不系  
 八與七闢而不系卽濂溪所謂分陰分陽  
 兩儀立焉者也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  
 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卽濂溪第三圖  
 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者也水  
 北木東火南土中金西此其爲序蓋水生  
 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卽濂溪所謂五  
 氣順布四時行焉者也以一而連九以二  
 而連八以三而連七以四而連六則四行

周流渾淪無間而土常居中卽五行圖下

小圈〇所謂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也此

句打合讀者不  
可以辭害意合而言之九七陽也不離

乎二四之陰六八陰也不離乎一三之陽

一三水木陽之生也非六八之陰不成二

四火金陰之生也非七九之陽不成而水

火木金之成數又皆取乎中五之氣如一

得五而六成二得五而七成三得五而八

成四得五而九成而五之所以自爲數者

又本於天參地兩然而天有陰陽地有陰陽故五又得五數而十成此即濂溪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嗚呼此天地自然之易義皇擬天下之動而畫卦濂溪主天下之靜而建圖人物之性情聖賢之事業有不出於是者哉

或問卦六畫自下而上是言陰陽之生長如木之自本而枝乎圖五圈自上而下是言天命之流行如水之自源而流乎視帶子云此未可以一說窮也爻以六陰也故上升圖以五陽也故下降此一說也爻以象言天圖以理示人亦一說也

### 朱子圖下解

視帶子云周子此作乃百世道術淵源之所繫故朱子極力苦心為之訓解析理至精至密真聖學之指南希周者之所當先用也芬以資稟庸頑誦玩雖云既勤輒又忘之敬因朱解間釋其義備錄之以就正于斯文之不我棄者云

○此第一圖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襍乎陰陽而為言爾

視帶子云離字不襍字是言此圖與下陽動陰靜圖本不可分但欲指出陰陽本體故另作此圖于上以言此理之渾淪焉耳

◎此第此太極之動而陽靜而陰也

二圖視帶子云左邊紅者太極之動而生陽也右邊黑者太極之靜而生陰也

○中小圈者其本體也

視帶子云其字指陰陽言陽動陰靜圖中白小圈即太極乃陰陽之本體也此見太極非有以離乎陰陽也言陰陽則太極便在其中矣

◎者陽之動也太極之用所以行也◎者陰

之靜也太極之體所以立也

視帶子云陽動者造化發育循環無窮故曰太極之用所以行陰靜者人物稟受小大一定故曰太極之體所以立

未子

或問陽根於陰陰根於陽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似未可以陰靜陽動分太極之體用

喜帶子云自陰陽未生之先論之如入之體動為用也又自陰陽既生論之春夏乃

具而後及萌芽甲折此陰靜為體陽動為用也夫有陰陽便是太極所為故文公曰

陽動太極之用所以行陰靜太極之體所以立每着一所以字則陰根于陽陽根于

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與夫陰陽之不可分體用皆可推矣

大抵濂溪考亭皆吾道正統而為天地立心者也病秦漢以來儒者不知明體適用

為聖賢之學故濂溪建圖發聖人主靜之說而考亭于圖解發端處亦便以陰陽動

靜分體用蓋亦本乎主靜之說欲人求之未發之中以立太極之體耳試以吾儒體

用論之正心誠意所以立德治國平天下  
所以致用王道之大一夫德之純也伊尹  
之事業本顏淵之學問也方其立體時亦  
必讀書窮理致知格物孜孜焉而有所事  
非一於默坐靜齊也然自是靜底事及其  
致用時亦必篤恭莊蒞論道經邦休休焉  
而無所事非一於執掌奔走也然自是動  
底事由是言之體無不靜用無不動而陰  
靜為太極之體陽動為太極之用昭昭矣  
若不以太極言則動為陽之體靜為陰之  
體如論語知者動仁者靜註云動靜以體  
言是也若并以五行言則動為陽之用靜  
為陰之用如圖說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  
金土是也故曰動靜無端又曰體用一原  
學者不可不察也

者陽之根也 者陰之根也

視帶子云根字有生之義蓋陽不生於  
陽而生於陰陰不生於陰而生於陽此陽  
中有陰陰中有陽而陰陽之互為其根也



此第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

視帶子云此句本圖說文言五行皆陰陽  
變合而生者此生字兼成字言

者陽之變也 者陰之合也

視帶子云變動也合疑也曰變曰合自其  
氣之行質之成而言也蓋濂溪於第二圖  
言陰陽既闢左右以示人恐人遂以為判  
然二物故此言五行必先以陰陽交系入  
之於上以見一變一合此陰陽之所以互  
根而五行之所以具也非謂陰陽前此判  
然二物至此而後始變始合也

①水陰盛故居右 ②火陽盛故居左 ③木陽穉故次  
火 ④金陰穉故次 水 ⑤土冲氣故居中而水火之  
入交系乎上者陰根陽陽根陰也

視帶子云居右居左非偏屬陰陽而言也  
以陰陽之偏勝者而屬之也蓋第二圖既  
以陰陽立兩儀而分陽於左分陰於右則  
天一生水雖若根陽然觀之於坎則陽陷  
於陰中 三陰氣為盛故當居右而屬之於  
陰地 二生火雖若根陰然觀之於離則陽  
包於陰外 三陽氣為盛故當居左而屬之  
於陽天 三生木而木形實似不可以言陽  
穉也然自春夏言之則春為少陽如震 三  
以 一陽動於下是也故曰陽稚而位次於  
火地 四生金而金體固似不可以言陰穉  
也然自秋冬言之則秋為少陰如兌 三以

一陰說於上是也故曰陰穉而位次於水  
若夫土之居中非以其冲氣也以河圖五  
十居中由是觀之亦自然之位而氣之所  
以為中也由是觀之伏羲之畫卦固則乎  
河圖濶溪之建圖亦則乎河圖昭然可見  
但卦之方者以明象器之一定圖之員者  
以明理氣之渾成其實一而已

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  
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

視帶子云五個而字明五者相生流行之  
序且釋圖中五條系絡也

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

視帶子云水火木金土氣之流行不已故  
曰五行五行異質而皆不能外乎陰陽故

曰五行一陰陽此句本圖說文五者各具一陰陽則是無有餘無不足也

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

視帶子云太極以理言精也陰陽以氣言粗也太極生陰陽則太極本也陰陽末也然理非氣不行末非本不立太極也陰陽也曾何彼此之別哉

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

視帶子云夫太極不離乎陰陽五行之中則亦有質有氣之可接矣窮其本原所以妙二五而無不在者乃天道之至微而氣泯於質雖聲臭亦不可得而接也豈非性之本體哉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

假借也

視帶子云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然莫不各具一性而無待於外也如通書所謂萬一各正小大有定者是也

☯ 此五行圖 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

也

視帶子云此見天命之流行賦予莫非太極之全體下二圖雖不作可也

○ 此第 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

而男女一太極也

視帶子云此言人物之始氣化而生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

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男女既生然後以形相禪則命由此出男女為一太極矣

或問考亭言乾男坤女是以氣化而生者雖有男女之分然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則皆完具無餘欠也故曰各一其性男女一太極今言男女既生然後以形相禪則命由此出男女為一太極似與考亭之說異恐謬於濂溪之本旨視帶子云濂溪太極圖雖有五然上一圖實下四圖之綱領所

謂無適而不有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別而

言之上三圖又下二圖之綱領所謂無極

二五妙合而人生焉是為天太極也

天太極有

圖在後五行一陰陽條下至第四圖則天以二五之全

付畀人物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自是而有

形化是第四圖又為第五圖之綱領也故

原其性同一太極正其分各一太極所謂

是萬為一一實萬分此考亭之精義固得

濂溪之旨然不知天之太極既以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則形化之工雖萬有不類天固弗與其能譬之舜既命禹則凡禹之所以勅典則以詒子孫者或涼或貪或否或臧舜亦無用知矣况男女既成則人與物殊聖與凡異立極首物必待至誠是雖性無不在而無極之真渾然本體則不可以比而同之矣故曰以形相禪則命由此出男女為一太極此考亭未盡之論於濂溪本旨亦無所謬也

又見人極下

○此第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

詳見說下解

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

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

視帶子云濂溪既以男女為一圖萬物為一圖恐人以辭害意真以為人物聖凡初無少異故特說二五之流行變化唯人獨得其氣之秀又且理至完足故其心比萬物為最靈此見無極二五天以其全界人而人即太極矣然人之所以為人極以其



有最靈之心而能盡之耳盡心之道何如  
聖人之主靜君子之慎動是也故考亭云  
人極于是乎在言在此心耳

或問惟人最靈而人極於是乎在宜夫人  
之能立極也又何待於聖人耶視帶子云  
人之生者曰理曰氣曰質曰數四者而已  
性之善出乎理神之清濁出乎氣才之優  
劣出乎質壽之短長出乎數四者同出於  
太極若未始有四也然相為乘除而推盪  
不齊人之生遂因以異是又未始無四也

數定於理之先質定於氣之後則數也者  
理之始也理也者氣之主也氣也者理之  
乘也而質也者理氣胥此焉成者也理出  
於無極理無不善氣動於陰陽則陽一氣  
而陰二氣也

一氣二氣自陽音陰偶言

此氣之有正偏

而理之有全缺生之所受有不同也是何  
也以形相禪也故子之子不必肖父女之  
女不必肖母誠以陽同而陰不同也子必  
感於婦女必應於婿女應於婿子感於婦

則甥鳥必其如舅孫鳥必其如祖哉此耳

目口鼻手足皮毛血肉肺腎肝膽胃脾腸

臟心經二道三百六十骨節範圍於乾男

坤女之初者無不同其為狀貌或長或短

如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之類可見矣

或黔如禹之顏色或白如何晏潘安或

壯健如項羽袁紹關羽或羸瘠如沈諸梁趙文子若

將不勝其衣可見矣或寢陋如晏平仲張

或肥胖如安祿山張元之或偃僂如莊子言承蜩

矣或擁腫如新臺言衛

矣或眉八彩如唐

或目重瞳如大舜顏回項羽王莽可

或長頸鳥喙如大禹皋陶句踐之類可或

蛇身人面牛首虎鼻如庖犧女媧神農夏

或駢脇鬣膚如晉文公是或蜂目豺聲如

也揚食我是或狀如鬼物如張良是或美如

冠玉如陳平董賢鄧通之類可見或戴肩

也如帝嚳是或四乳如文王是或齟齬如武

或河目海口子如孔或耳三漏如大禹或臂二

肘如成湯或銳上如神異賦言馬周火色鳶

或豐下如新論云穀子豐下叔與知其有

或方頰如衛青或縱理如梁武帝周亞夫之

或清揚婉兮如詩言魯莊公是或顏如渥

丹如詩言秦襄公是或面如蒙俱如孔子或

身如斷菑周公或色如削瓜陶臯或面無見膚

或面無須麋伊尹或隆準龍顏漢高祖或鳳

姿日表唐太宗或龍行虎步宋太宗或領如蝟

鱗鬚管蛾眉衛莊姜或虎頭燕領如班超或馬

面彪身斛律光或猿臂如李廣劉聰之或踈

節如虞翻或勾拳鈎弋夫或銅鐵額如蚩尤或

有筋而無骨如徐偃王或髮立委地如晉武帝

或手垂過膝如劉備司馬炎之類是或長

短脚如非相言孫叔敖秃突而左脚或青

白眼阮籍或身橫九畝其節專車防風氏或身

長七尺而面長三尺其廣三寸公孫或紅

髮如宋芮司徒或藍面盧杞或美豔如孔華父之妻

或附贅懸疣

如宿瘤婦人貌極醜齊潛以

為夫雖萬有不齊要皆不離乎人也因形

以推氣因氣以推理則理有定而氣不齊

理常靜而氣常動人性之不齊其職於此

矣何也理以氣通氣以理行理氣相乘而

人之質成此無極二五之混融無間而乾

男坤女所以為太極也夫以乾男坤女為

太極則形之禪氣之禪也氣之禪理之禪

也何人性若是之不齊耶蓋理以氣通氣

以精會精氣之醇醜清濁而理之所以乘

除餘欠者係焉以清醇之精而值夫一時

靈和之氣則理亦渾然於其中此賢人君

子之所由生也以醜濁之精而又值夫一

時繁戾之氣則理滯而莫通此下愚不肖

之所由生也又或戾氣馮精理至焉而逆

之如水之行而磯磧激射之水斯逆流而

潰怒矣受氣之初理無所馮此頑嚚傲狠

凶悖貪饕之所由生也且天之太極一也

乾男坤女之爲太極兩也以兩太極爲一  
太極則氣之行有順有逆理之行有遲有  
疾遲疾自人性  
緩急可見觀之五星之行天可見矣  
故氣有方順而或不值乎理理有方至而  
氣或逆之此堯舜之德同天而堯子丹朱  
舜子商均卒於下愚宣姜之淫傾國而許  
穆夫人宋桓夫人終能守禮司馬黹兄也  
司馬牛弟也一爲亂臣一爲賢士而同一  
母柳下惠兄也柳下跖弟也一爲聖人一

爲大盜而同一父微子受辛母不同而父  
同也而一聖一狂扶蘇胡亥父同而母亦  
同也而一仁一暴又有偏於生男而無女  
者如太姒之一氣十男有偏於生女而無  
男者如淳于意之一氣五女又有每乳必  
二如周有八士者有終身不孕如娥皇莊  
姜者凡此之類若以爲出於天而不係於  
人則不應如此之不齊矣是蓋精之通與  
不通氣之感與不感理之至與不至故人

之生知覺運動範圍於乾男坤女之初者  
無不同而所生之或賢或愚所成之或男  
或女所繼之或衆或寡或亡或有而自不  
能齊也此人之太極不能不異於天而物  
之太極不能不異於人亦可推矣苟誠以  
爲男女一太極萬物一太極人物聖凡性  
無少異則是湯武之性卽堯舜之性也何  
以致反之之功桀紂之性亦湯武之性也  
何以有下愚之號指犬馬而拜之曰此實

有堯舜之性雖有狂病之人亦不信矣又  
將執蝮蛇而號之於人曰此實有堯舜之  
性雖三尺之童必唾罵而走矣孔子曰唯  
上智與下愚不移此聖之與凡固有別矣  
可謂聖凡一太極乎孟子曰民之有道也  
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則人  
之與物固有別矣可謂人物一太極乎故  
自太極而論人則人性宜無不善自乾男  
坤女而論太極則太極萬有不同又自物

而論太極則與人太極又相遠矣是何也  
太極形而上者也人物形而下者也人又  
人物又物所謂源遠而末益分其終烏得  
不稍異哉譬之嘉穀之為種也一歲而有  
粃粒焉再歲而色粟異焉再歲而形味或  
且異焉雖其中之美者固自若也執其粃  
粒白穗赤粟告人曰是非此種也孰信之  
哉則知始同終異雖以造化之工其勢亦  
必至此况乎男女之形化信其理氣之自

成者哉故濂溪作圖首一圖貌出太極以  
著性之本體渾然如此第二第三圖言太  
極之動靜流行自有二氣五行之不齊至  
第四圖言氣化第五圖言形化雖各具一

圈如太極然

此朱子所以言男女  
一太極萬物一太極然自上

而下自近而遠固自有次第矣故孟子之  
言性善指仁義禮智而言者也仁義禮智  
烏有不善者哉但以人之稟受言之則或  
全或缺或有此而無彼或得其一而不得

其三或得其三而不得其一

如論語知者樂水仁者樂

山孟子言有禮者敬人智者行其所無事易言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禮言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之類可見人性之稟不能齊所謂或全或缺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能盡人之性以立人極也

又或得其一者至

於太過得其三者而皆不及此韓子性有三品之說優於荀揚然自予言之雖謂性有萬品可也豈特三品而已哉故曰自乾男坤女而論太極萬有不同也然則以人言之乾男坤女果何如人而乾男坤女亦

何如而為太極也蓋天地初闢始生之人乃氣化者必至神至聖與天地相似故能裁成輔相以左右斯民是則所謂乾男坤女也盤古之先有聖人不可得而知人皇之後有聖人不可得而考厥後若伏羲神

農少昊黃帝顓頊雖曰形禪要其實大抵

亦氣化者也

如劉子新論云華胥履大人之迹而生伏羲女媧感瑤光

貫日而生顓頊之類可見矣

故能首物立極所謂乾男

坤女者非若人乎又其後也若堯舜文王



孔子四聖人之生則記傳可攷曆元可推  
皆當天地之會貞元之合日月合璧五星  
連珠是雖形禪而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惟  
馮之而已其實無所待也何以知其然也  
漢洛下閎造太初曆云歷八百歲當差一  
日有聖人出而定之至唐玄宗時張公謹  
孫一行生果當其期玄宗呼爲聖人命造  
大衍曆夫一行雖不敢比堯舜文王孔子  
首物立極之聖亦可以證四聖人之生不

偶也必如此乃可謂之乾男坤女乃可謂  
之人太極夫天能以太極之全授聖人聖  
人不能以太極之全授男女亦自然之勢  
也蓋精隨氣動氣以理行盪摩盈縮雖聖  
人致中致和無所不用其極而一晝一夜  
有萬三千五百六十息亦安知氣無一息  
之不和理無一息之不中精無一息之不  
固如予之所云順逆遲疾者哉此堯之九  
男二女不必如堯舜之二女一男不必如

舜文王之十三男一女不必如文王孔子之一男一女不必如孔子夫聖人不能以太極之全授男女非聖人不能也天也天之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則天亦不能以太極之全與二氣五行矣何以言之方其日月未運五行未播此所謂太極也所謂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如合璧如貫珠可以爲曆元者實天太極之本體也及其日月既運五行

既播則周天之度日行常不及天一度月行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以周天之度而積分之則一歲十二會日月之常也一百七十三日有奇而交食日月之變也然有當食而不食者有不當食而食者有頻交而頻食者是常者同而變者不能同也夫陰陽一太極也其不能同乃如此五行一陰陽也氣行於天而爲四時亦宜乎順逆遲疾之相若也而金水乃一

歲而一周天火乃二歲而一周天木十二  
 歲而一周天土二十八歲而一周天其運  
 行之不同如此又金之出以寅戌入以丑  
 未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一入又出西  
 方二百四十日而一入入三十五日而復  
 出焉一說常以正月甲寅與癸戌出東方  
 二百四十日而入四月又出東方  
出以寅戌  
 入以丑未水之春分見奎婁夏至見東井  
 秋分見角亢冬至見牽牛出以辰戌入以  
 丑未晨見候之於東方夕見候之於西方


焉木之四仲年行三宿四季四孟年行二  
 宿焉火之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出行列  
 宿自有入無自無入有而出入無常焉土  
 之常以甲辰元始  
 斗建之歲定度鎮得一宿焉  
 其出入之不同如此夫五行皆陰陽之氣  
 也皆本於太極也其動而變也不齊如此  
 初何病於太極哉知乎此始可以論人物  
 之太極矣始可以論性命之微矣  
 然形☽之為也神☾之發也五性☯之德

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之所由以生也

視帶子云此本濂溪言衆人有太極之道而常失之於動也蓋陰靜太極之體所以立在人則四肢百骸九竅之形即陰之爲也陽動太極之用所以行在人則知覺運動精神之著即陽之發也太極有五德行在人則仁義禮智信即水火木金土之德也太極有乾男坤女在人則五性感動或善或惡即男女之所以分也太極有萬物化生在人則大而綱常倫理小而應對食息日用之間事有萬殊即萬物之象也苟於善惡之發不審其幾萬事之應不主於靜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其爲禽獸不相遠

故曰天下之動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之所由生也紛者如絲之亂不可解綸者如蠶之緒不可尋交者糾結之意錯者參伍之義吉者利之始凶者害之成悔者自凶而之吉吝者自吉而向凶此吉凶皆自德言蓋能經綸大經則無紛綸交錯之憂能建立大本則無吉凶悔吝之慮自非主靜立極之聖人烏足以語是哉此太極之道在衆人者不可恃而聖人修道之教所以不可無也

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

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  
 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為主也則人○於是  
 乎立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  
 不能違矣

視帶子云此本濂溪言聖人全動靜之德  
 而常本之於靜即愚所謂乾男坤女其人  
 也人稟二五之秀以生聖人又得夫秀之  
 精一蓋精不雜也一不二也不二不雜則  
 真實無妄所謂誠也故曰誠者聖人之本  
 而命之道也則夫聖人全體太極之道者  
 實在於此蓋太極之體靜太極之用動也  
 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方其事物既往思慮  
 未萌則渾然之中萬理畢具而有以立天  
 下之大本所謂處之也正裁之也義其靜

也真有以全太極之體及乎事物一接思  
 慮一萌則日用之間泛應曲當而有以廣  
 天下之達道所謂行之也中發之也仁其  
 動也直有以全太極之用故曰動靜各臻  
 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  
 中也寂然不動只是情欲不能感利害不  
 能攻非如槁木死灰之說也蓋以正與義  
 為體以中與仁為用則是無一毫人欲之  
 雜而又常主乎靜焉則靜者誠之復而性  
 之貞也其於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  
 動也何有哉所謂唯天下之至誠其道之  
 大雖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不能違者矣  
 大抵聖人全動靜之德只是陰陽合德故  
 天地者陰陽之體日月者陰陽之象四時  
 者陰陽之氣鬼神者陰陽之靈合天地者  
 所性之全體合日月者彝倫之攸敘合四  
 時者喜怒之中節合鬼神者制作之盡能  
 故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是能

繼天立極而為天下之至誠也

君子之戒謹恐懼所以脩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

視帶子云戒謹恐懼敬也君子由教而入道也放僻邪侈肆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吉者中和之德也凶者夷狄禽獸之歸也

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

☾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太極釋義下

視帶子云此可見一陰一陽而易道之大也所謂畫前之易義皇以之為卦濂溪以之為圖皆以明此而已立三極之道而發聖人之蘊濂溪五圖真與八卦相表裏故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其自信為何如哉

視帶子云易為文字之祖五經之源而孔子所謂太極者濂溪圖說有以發其祕中庸為傳道之書天命一章子思立言之體要也濂溪圖說有以該其義其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即易所謂太極生兩儀

也而動靜二字發聖人未言者其曰陽變  
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卽易所謂兩儀生  
四象也而陰陽合變之妙又發聖人之未  
言者其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卽中庸  
所謂天命之謂性也其曰形旣生矣神發  
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卽中庸  
所謂率性之謂道也其曰聖人定之以中  
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卽中庸所謂修  
道之謂教也其曰君子修之吉卽中庸戒

懼慎獨而致中和也故其自信亦以此圖  
此說爲能庶幾斯文之與故曰大哉易也  
斯其至矣然則太極圖說豈末學之可以  
驟窺者哉敬因考亭之解更繹其義庶幾  
優游涵泳而或有所得也

無極而太極

視帶子云此第一圖義乃一書之綱領也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  
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

### 有無極也

視帶子云無極而太極申間着一而字便見太極本無極所謂無極者妙于形氣之中而太極云者則理也氣也質也有可得而言者考亭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二句釋無極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二句

釋太極中間亦着一而字以見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而無極者太極至微之稱也中庸言君子之道費而隱隱字便是無極意費字便是太極意其語意正相似

或問無極之名始於濂溪否視帶子云或起於孔子但今未有考也陳北溪云柳子言無極之極邵子言無極之前則是周子

之先已有無極之說但柳子邵子以氣言周子則專以理言

或問饒雙峰言太極天理之尊號然歟視帶子云此說未盡蓋太極當以理氣形三者兼言雙峰又言太者大無以加之稱然歟曰非也蓋太者首物之義如云太上太古太祖太后之類故曰造化樞紐品彙根柢樞紐根柢四字釋極字造化指下文二氣五行言品彙指下文男女萬物言



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二句是大雅文王之詩子思嘗引之以贊不顯維德之妙考亭亦援於此蓋以無極亦不顯之至者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視帶子云此第二圖義極言陰陽動靜之妙也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

視帶子云靜本不可說流行但云生陰生陽便是流行此真實之理在陰陽之內故

又引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明之道即理也即第四條所云性也

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以資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

視帶子云濂溪此條只言陰陽混闢流行之妙未及生物考亭恐人亦截然看了故以通書誠上章文錯綜言之以明陰陽乃是實理流行而賦予人物者誠即太極也其動其靜二其字亦指太極也誠之通陽動也誠之復陰靜也其曰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者以見太極之本體一誠也其曰繼之者善萬物之所以資始者所

謂乾之元亨乃誠之源而太極之陽動也其曰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者所謂乾之利貞乃誠之復而太極之陰靜也聖人之所以所以聖者全此而已物之所以成者得此而已故曰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

按通書誠上章全文云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

視帶子云濂溪見得天下之道千變萬化只是動靜兩端雖以太極陰陽之妙亦不出此其曰動而陽靜而陰則動靜固陰陽之大分也而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則陰陽皆動又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則陰陽皆靜此則太極之神妙也故通書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以此或問何以知太極之有動靜曰自陰陽而言之何以知太極之有陰陽曰自兩儀而言之

或問陰陽二字義視帶子云陰陰也言陰

氣在內奧陰陽揚也言陽氣在外發揚  
 又問兩儀字義曰陰陽之有儀猶八卦之  
 有象儀形也可儀也象貌也可像也八卦  
 之象不一

如乾為天為園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  
 為冰為大亦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  
 馬為木果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  
 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  
 於地也為黑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專為大塗為長子  
 為決躁為蒼莖竹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  
 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於稼也為反  
 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

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  
 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  
 究為躁卦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  
 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  
 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  
 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青為通為月為盜  
 其於木也為堅多心離為火為日為電為  
 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  
 乾卦為鱉為蟹為龜為蚌為龜其於木也  
 為科上槁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  
 閤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  
 也為堅多節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  
 決其於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  
 則陰陽之儀當亦不止如考亭指為天地

而已竊意陰之儀如小如厚如重如濁如  
方之類陽之儀如大如薄如輕如清如圓  
之類凡此皆一動一靜合變而爲之者故  
可指以爲陰陽之分故曰分之所以一定  
而不移又曰陰陽形而下之器也

或問今言陰陽之儀如此則考亭以天地  
分兩儀非耶視帶子云天地是儀之大者  
若截然以天地爲兩儀則太極是混沌恐  
非濂溪本旨且引邵子十二萬九千六百

年爲一元之說以爲一萬八百年爲子會  
陽氣上浮而爲天又一萬八百年爲丑會  
陰氣下凝而爲地又一萬八百年爲寅會  
於是陰陽交感人物始生邵子精於數學  
故大爲此論竊據太極之理言之則一動  
一靜互爲其根安有積一萬八百年陽始  
上浮然後又一萬八百年而陰始凝結有  
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五行有陰陽  
五行便有化育又何待積一萬八百年而

始生人物故謂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前  
爲混沌吾不得而知也謂十二萬九千六  
百年之後爲混沌吾不得而見也謂天地  
之數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極吾亦不  
得而信也昔劉恕道原其博雅貫穿司馬  
溫公亦推重之者也其通鑑外紀謂開闢  
至獲麟周敬王三十九年歲在庚申實魯哀公之十四年也二百七  
十六萬歲分爲十紀大率一紀二十有七  
萬六千年邵子一元開閉却只有十二萬

九千六百年以爲自舜禪禹丁巳年又七  
年癸亥巳會方終計六萬四千八百年爲  
開闢以來之年數盖一元至此已過半矣  
劉之說何其太脩邵之說何其太短是當  
以理觀之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可  
以觀天矣易曰地道變盈而流謙此可以  
觀地矣記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  
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可以觀人物  
之生矣孰謂三才之立每有待於一萬八

百年之積累而後成耶列子之學號稱荒  
唐猶不敢質天地崩墜之說吾儒窮數極  
理誠不可拘滯之見而落幻龐之說也是  
故天之有晝夜者陰陽之節也不可以爲  
混闢之徵人之有作息者動靜之節也不  
可以爲死生之驗何也今日之人非昨日  
之鬼也死者常一二而生者常八九也若  
有未來之天地與夫旣往之天地則穹窿  
垓北之狀亦必有異而日月江山之成形

成象者亦必不同一元二元之後亦必少  
則有三四天地多則有十數天地積而至  
於八元九元則天地無數而佛氏所謂三  
千世界者亦有之矣若以爲後之天地卽  
今之天地則今日之人亦昨日之鬼也豈  
理也哉天不可窮也以地之積塊者言之  
碣石之淪沒終不能起黃河之決者自漢  
迄今未復故道由地以論天則日月薄食  
飛流孛彗陰陽之氣所屬者徃徃見之夫

何蒼蒼之體自伏羲甲子至今正德乙亥  
 五千二十五年曾不少有缺裂壞爛乃至  
 戌會遽閉物而消毀耶中間雖有女媧煉  
 石以補之說先儒又爭辨其事不經以是  
 言之安有所謂混沌耶或者又以秋冬之  
 閉物驗之殊不知秋冬非肅殺乃百物之  
 所胎故月令仲冬之月水泉動此天一生  
 水之實可見矣生民之詩曰履帝武敏歆  
 攸戒攸止天地秋冬之胎物所以嚴凝者

攸戒攸止之意也故易云利貞者性情也  
 孰云天地生物之機有時而或息耶

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

視帶子云太極亦有理有氣有質陰陽亦有理有氣有質太極不可專言理陰陽不可專言氣五行不可專言質蓋既云生陰生陽則自一氣生二氣又云生水火木金土則是二氣生五氣向使太極無氣何以能生下文云二氣交感則又一氣之混也又云布五氣行四時生萬物則又一氣之混也一混一關蓋混而後關非言既關之氣復能混也蓋一動一靜而象器著焉此氣之無往不在而動靜者為所乘之機也

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

視帶子云此語本程子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考亭自辨云陰陽太極不可謂有二理必矣然太極無象陰陽有氣則亦安得而無上下之殊哉此其所以為道器之別也愚意對太極言以陰陽為器亦可然自陰陽言則太極之所以妙正在於此豈可以為滯於器哉

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

視帶子云此即陰陽一太極意所謂器即道也

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

視帶子云此即無極而太極意所謂道即器也

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

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視帶子云只互為其根一句便見無端無始意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視帶子云此第三圖義下二句以見天道之所由成也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



### 變一合而五行具

視帶子云此解五行原到太極上即下文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意考亭之立義精矣

然五行者質具于地而氣行于天者也

視帶子云水火木金土之得名質也具於地者是也其所以為水火木金土者氣也陰陽也行四時者是也故曰氣行於天

或問考亭言五行者質具于地而氣行於天者也如人亦五行之成質者故中和之致而自能位天地育萬物否視帶子云據書推理便有此意據理玩文則此一言者

但當渾全以會其旨不當分析以求其義

何以言之蓋懸象于天者其氣正行於地

成形於地者特造化之委蛻粗迹太極之

糟粕耳然其生意無窮代續不絕此則天

者存初不可以為其氣之行於天也是故

舜齊七政乃察其在天者禹修六府乃敘

其在地者箕子陳洪範於武王其首五行

者以見六府之所當修也其曰五紀者以

見七政之所由齊也苟以為在天者惟氣

焉而無質則幾衡不必在而曆數不必推矣此濂溪二氣五行之圖變合布行之說真古今立言之至精者狀天命貌道體萬世心目謂不在於斯乎

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

視帶子云此解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二句蓋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所謂生之序也然一三奇也故曰陽二四偶也故曰陰

或問五行生之序如河圖數當兼成之序

按唐孔氏云萬物成形以微著為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為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為

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又按考亭云陽變陰合初生

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有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

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五行之生皆自土中旋生出來此序又稍異且與孔說

皆議生於已形之後未合生成之數故濂

溪亦只言生今言生字當兼成字看據河

圖數似有理

說見圖  
下解

但恐非圖說本旨視

帶子云生字若不兼成字言則氣偏理欠  
何以布五氣而行四時乎孔朱二說誠未  
可以爲定論也大抵太極一動一靜陽初  
降便生水潤下而交陰故曰天一生水陰  
次升便生火炎上而交陽故曰地二生火  
旣交而變陽遇陰而達則條暢爲木故曰  
天三生木旣變而合陰得陽而斂則肅結

爲金故曰地四生金一升一降一變一合

四行旣具重濁凝奠乎中央而爲土陽盡

降而陰也故曰天五生土天旣生土坤道

始成則水資地載以流動而水成於地六

矣地旣載水乾天益清則火藉陽光以閃

爍而火成於天七矣火成之後氣達而實

則木華於坤柔此木以地八而成也木成

之後氣斂而固則金鑛於乾剛此金以天

九而成也四行旣成土厚而博爲萬物之

所資藉為天地之所依附而成終故曰地  
十成土也河圖生成之序之數似須如此  
說方分曉

或問天一地二之次考亭以為猶數錢云  
一文二文不可以為第一第二第三然歟  
視帶子云但以水居五行之先論之其序  
蓋有必然者姑以人之一身言之貪心動  
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欲  
心動則精生方此心寂然不動之時則太

極也此心之動則太極動而生陽也所以  
心一動而水生此見天一生水也蓋神為  
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為水母氣聚則水生  
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木火  
陽也金水陰也

視帶子云此解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二句  
蓋春木氣溫夏火氣炎秋金氣涼冬水氣  
寒土冲和氣居其中故曰布五氣行四時  
也然必自木而火而土而金而水  
故曰順布春生夏長故曰木火陽也秋斂  
冬藏故曰金水陰也圖下解所謂陽稱陽  
盛於此可見矣

或問自秦漢迄今儒者皆言土寄旺於四時之季而濂溪此處却言五氣順布似乎土只在夏秋之交視帶子云濂溪乃斯道之所興畫圖著說又皆本於河圖所以立義至精而入神其或有所引而未發正後學所籍以為致知之地若夫寄旺之說不知先正何以皆安而不辨也大抵紐於四時之序易見暗於五行之理難窮以為夏秋之間若以七十二日屬之土氣則趨前

那後夏入于春秋入于冬矣不若分屬四季各一十八日亦庶幾土居中央之義又有不通之甚者每月以六日屬土皆由安於寄旺之說也殊不知水得土可以生木此見土氣行于冬春之交火得土可以生金此見土氣行于夏秋之交故水潤而木華非土培則不華而漂矣火烈而金精非土範則不精而耗矣若夫木埋於土則火之焰不燃此見季春難言有土金壅於土則水之源不達此見季秋難言有土故濂溪言

五氣順布者土在夏秋之交自其四時流行者言也不易之論也愚謂其引而未發者夏秋之交有土冬春之交亦有土自其循環無窮者言也亦有稽之言也蓋四時春為少陽夏為老陽秋為少陰冬為老陰水乃陰之極得土而生木此冬之後有春也火乃陽之極得土而成金此夏之後有秋也故五氣只是二氣五行只是四行而易之所謂四象者此非其效歟

又問土在冬春之交斯言似有理果何所稽乎視帶子云後天圖言卦氣之流行者也明哉明哉

後天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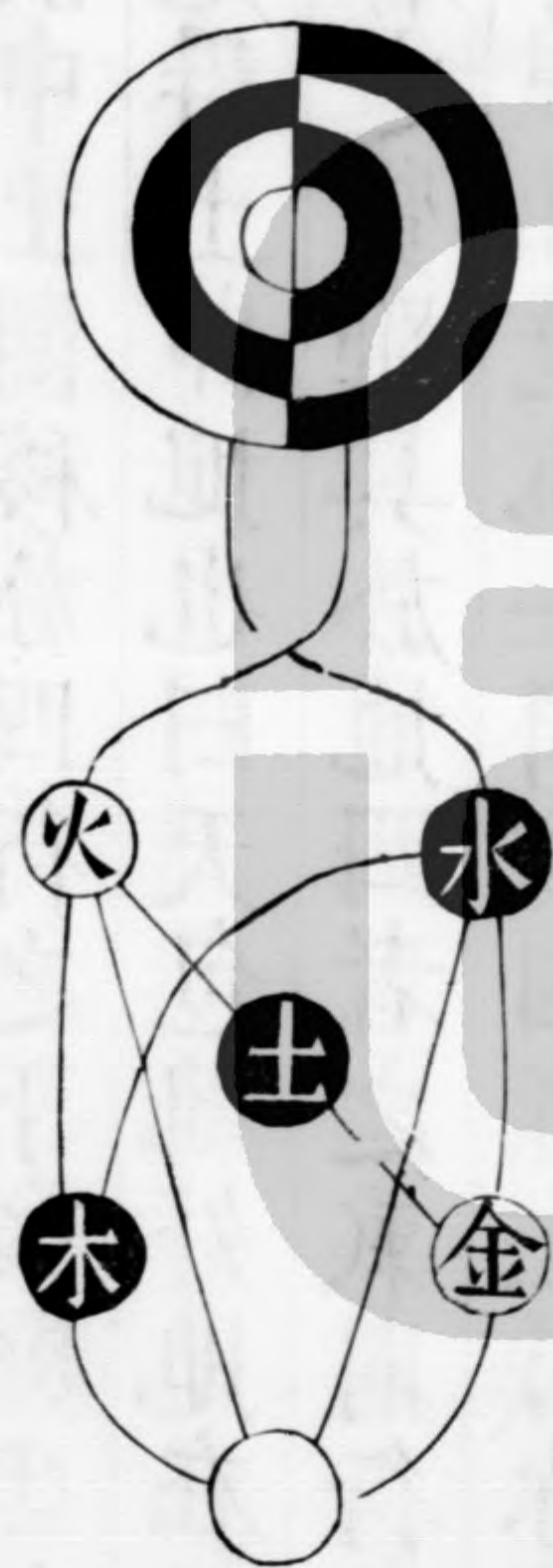


由此圖而推之則知五行之氣播於四時  
而天道成運於八卦而易道著用於九疇  
而彝倫敘驗於黃鍾而律呂定雖聚散攻  
取百塗莫不根本於是合而言之五行又  
只一陰陽也故董仲舒言陰陽爲儒者宗  
以此

大抵水火者天地之真精木金者水火之  
精氣惟直精之爲也故陰陽互根而至神  
之莫測惟精氣之合也故剛柔成質而有

物之可窮何以言之火不知其所始水不  
知其所終水不假物不可持火不假物不  
可執善用之人賴以生不善用之人由以  
死非至神之莫測而何水生於有故木生  
於土者亦有本火生於無故金鑛於土者  
亦無常木樸然而曲直可繩金塊然而方  
圓可範然或爲宮室爲器用又必四者相  
尅相資初不能獨成故雖能生人不能死  
人鎔錡于將或有時而殺人也然非鎔錡

干將之能操之者之志也故曰兵莫慘於  
 志鏌鋹為下非有物之可窮而何若夫土  
 即地也德合無疆氣無不在水得之其流  
 不溢火得之其光不洩木得之培而條達  
 金得之鑛而道固參之河圖之數一得五  
 而六成二得五而七成三得五而八成四  
 得五而九成其義至為明白此濂溪之圖  
 所以交係水火於陰陽列係木金於水火  
 之下而以土居中也



右圖重出無別義特著五氣之布土在水火之後



因玩前圖水系於木一  
 條亦當如火系於金者  
 從土中過方合後天圖  
 義而四行之中土氣無  
 不通又可見矣此地之  
 博厚無疆足以配天之  
 義也



視帶子云此可見水之精氣行乎土而生  
木火之精氣行乎土而生金此所謂氣化  
者也木之生火金之生水無待於土者所  
謂形化者也

或問若言土有博厚配天之義則當以濂  
溪中土圈移於四行之下

水 金 火 木

土 如此方

見得土即地也曰天包地外地在天中四  
者之質雖具於地四者之氣則行於天天  
行一日繞地一周則四者之行亦繞於地

一周此濂溪五行之圖以土居中實本河  
圖五十居中之旨而河圖之數又特出於  
天之所為是烏可以妄自移易哉且五行  
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濂溪上三圖本  
只是一箇天太極合作一圖觀之義尤明  
著

合續天太極圖在五行一陰陽章下 併愚前以河圖圓之

者合觀焉亦足以曲暢旁通矣

問儒者皆言火生土土生金曰土之體博  
厚無疆非火所能生今湖蕩之中或浮沙

成洲平地之上或積壤成丘火何所用其力耶但火之精氣行於地中土因是而成金故金之明在內則金乃火之所生土之所成也

問水生木而水無所虧木生火而木隨以滅曰水之生木以氣氣則屈伸往來之無窮故氣至而木榮氣返而木枯木之生火以體體則一定而不可損益故體盛而火亦盛體微而火亦微體燥則近於火性故

其燄燃體潤則猶存水性故其燄鬱體存而火存體滅而火滅矣或曰水智也智者行其所無事木仁也仁者不自私已故能殺身以成天下之事或曰水假土以生木不自用而取諸人也木不假物而自用是以勞身焦思而至於斃也故孔子以木為近仁必示以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然則天下之善事豈一人之才所能辨哉知乎此則知所以主靜立極矣

問金生水而潮汐應月豈月亦屬金而氣相感乎日月非屬金說卦坎為月是以類相應也蓋月乃陰之精行於天水乃陰之神行於地精者光發於外神者明藏於內故月影山河之象水涵星斗之文是其精神相為流通而其氣亦相為盛衰也故月上而潮生月落而潮枯月虧而潮小月盈而潮大由是推之陰之耦亦可見矣又問潮與月以類相應說卦又言離為日為火

則日與火亦同類也日出而火無光何耶曰日乃陽之質運於天火乃陽之氣運於地質固行乎氣氣必待乎質故日有寒炎之候火有盛衰之殊是其氣質雖若相似然其用則不能相竝也故日出而火昏日入而火明日未而火入日短而火出由是推之陽之奇亦可見矣又况太陽為人君之象至尊無對燈燭之光烏可與之爭能哉一出而群動作此顯比之道所以應之

者又烏可以論其類也耶

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

視帶子云此動靜與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之動靜小異

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

視帶子云不可窮承上四條看有對待之陰陽有流行之陰陽有氣質之陰陽有動靜之陰陽故自其生之序言之則其所以分陰陽者異於行之序自其行之序言之則其所以分陰陽者異於生之序生以質言行以氣言故統言之則氣皆陽而質皆陰固不可以水火金水分陰陽也氣有動靜質有動靜也此五行之變所以不可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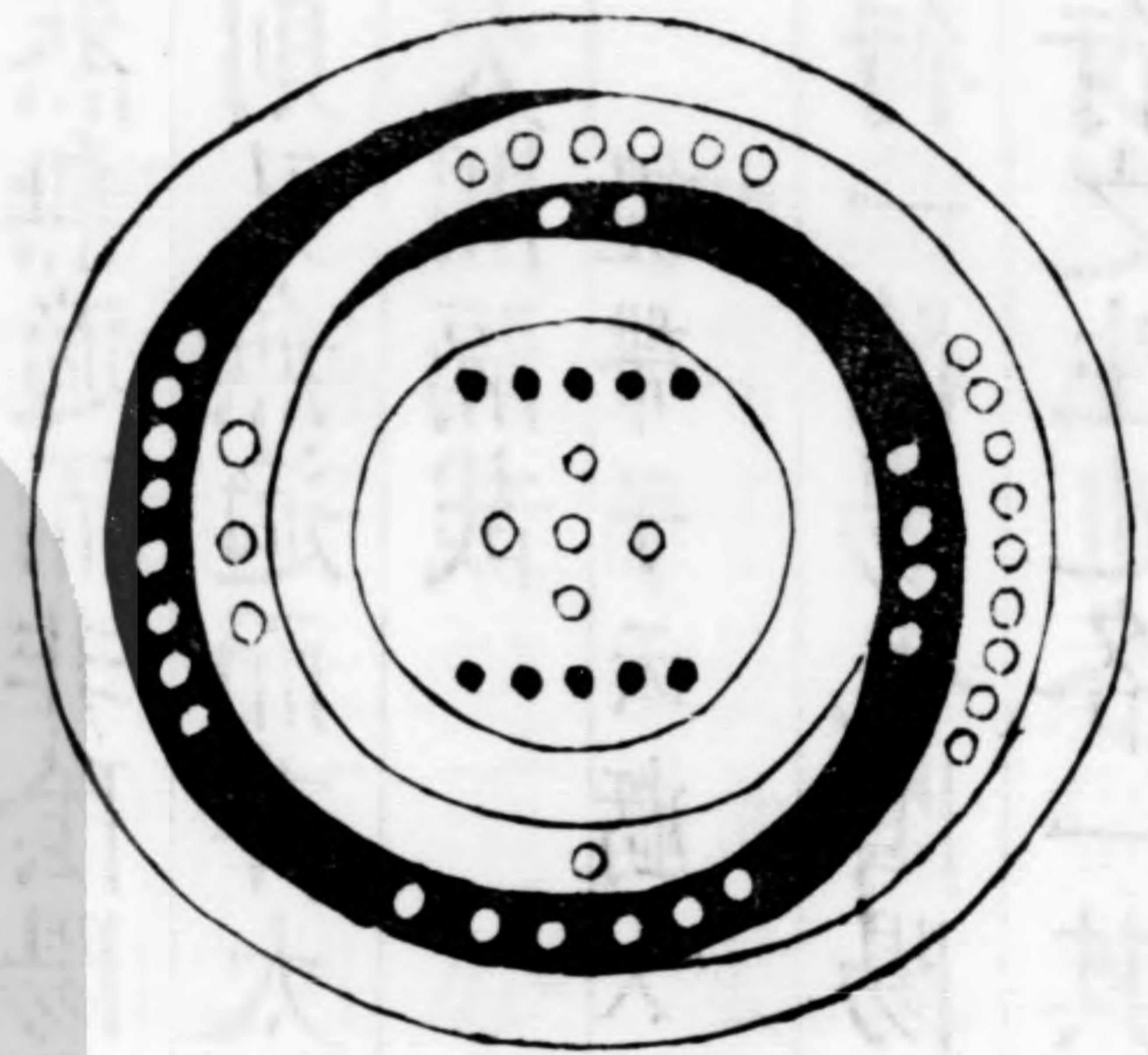
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為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天豈有所虧欠間隔哉

視帶子云虧欠以理言間隔以氣言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視帶子云此總結上三圖義今合作一圖如左于義頗切

天太極圖



易金木水火字以數者  
見冲漠無朕萬象森然  
意又見本於河圖也中  
亦存五與十且見地方  
之義而地之為土在天  
之內皆可見矣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

視帶子云上具字全也下具字器也

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理莫非  
無極之妙

視帶子云此解上三句之意

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

視帶子云此解下二句意下文不過申詳此數句耳

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然皆不能外乎陰陽  
陰陽異位動靜異時然皆不能離乎太極

視帶子云不能外不能離六字正解本文兩箇一字

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

性之本體然也

本視帶子云此解本無極一句本非根本之

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

視帶子云此性字兼氣質而言者也蓋言太極之外無物有物則具一太極也故曰五行之行各一其性則萬物之各一其理亦可知矣

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

一其性也

視帶子云以質則水潤火燥木柔金剛土溽以氣則水寒火炎木溫金涼是其所稟不同如此然生於天者成於地生於地者成於天所謂陽變陰合莫非太極之全體

無有有餘不足者故曰各一其性中庸或問解性字云無一理之不具無一物之不

得於此性字義為切或問洪範蔡氏傳云潤下炎上曲直從革

以性言爰稼穡稽以德言其言性字即各一其性之性歟視帶子云不同也此所謂性

正言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初無所虧欠間隔如考亭圖下解云氣殊質異各一

其太極是也蓋自其渾然者言也潤下炎上云者先儒以為自氣質之性言之也且

蔡氏此段解疑亦未精蓋箕子此十一字錯綜勘酌研窮五行之妙每以一字互相

發明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不可專以為性爰稼穡亦不可指為土之德也蓋水曰潤

則火之燥土之溽木之柔金之剛可知矣水曰下火曰上則木之左金之右土之中

可知矣火曰炎則水之寒土之和木之溫金之涼可知矣木曰曲直則水之平火之

銳土之員金之方可知矣金曰從革則木之變土之化水之因火之革可知矣土曰於稼穡則水之於沍火之於爨金木之於宮室器械可知矣先儒陳大猷氏云潤以質言炎以氣言上下以位言曲直以形言從革以材言爰稼穡以用言似亦覺蔡傳有蔽然於箕子之苦心均為未之有得也問何以言木變曰炳而火爛而土可見矣何以言土化曰燥於火潤於水敷於木歛於金可見矣何以言水因曰因甘而甘因苦而苦因蒼而蒼因白而白因坎而止因川而行因激而鳴因風而浪可以見矣何以言火革曰革生而熟革柔而剛革剛而柔革韌而脆可見矣若夫金之可方可圓可平可直是亦革也然非火則不能故特命之曰從革

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或問考亭云太極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此可以見人性之善歟視帶子云性之理已略辯于圖解人極之下矣但又以五行之生言之則金生於火也火性烈而金性剛木生於水也水性緩而木性柔此則一理之賦所謂性相近也然水行也而向於下木止也而向於上火散也而向於

無金道也而向於有此則土之所為所謂  
氣稟之拘也

右四章言天太極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

成女

視帶子云此第四圖義言人物之始以氣  
化而生也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視帶子云此第五圖義言人物既生遂以  
形化

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

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

視帶子云此性字兼理氣言蓋氣以理行  
此見理之在天者若有知覺故在人為此  
心之靈也聖人有教以覺庸愚謂之為天  
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者以此

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

也

視帶子云精以氣動蓋精者形之始而氣  
之終者也

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之主而陰

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

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



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

視帶子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句本易孔傳文濂溪引之於此以見陰陽變化之實體而一健一順一男一女則太極之性情亦可得而言者矣但氣化之在物者易見如麒麟鳳凰之產著莖蕓草之生固是無種而其後之不能形化者蓋以其或有雄而無雌或有牝而無牡也在人之氣化如雅頌所傳皆聖人之經也后稷生乎武敏即周人之太極也司徒降於駟卵即商人之太極也此愚所以言乾男坤女為人太極也餘詳見圖下解又云父母之道起於男女男女之分本於乾坤乾坤之判本於陰陽陰陽之變出於太極

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變化無窮矣

視帶子云氣化之後為形化蓋自天地之初言之也其實形化之後亦有氣化如稷契生於高辛之世伊尹出於虞夏之時此愚所以疑乾男坤女亦人物之太極也又云變化無窮一句就陰陽言

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亦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各一太極也

視帶子云考亭此數句健辯非知性之源

者不能也但一則曰各一二則曰各一豈真聖愚人無少分別哉特自二氣五行言之無不各具而其分數之多寡厚薄賦畀之精粗繁秀由於二氣五行之經緯錯綜者雖不言而可推矣餘見圖下解考亭亦自有辯

按考亭論云萬物之生同一太極者也而謂其各具則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凌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之所以有元也是則安得不曰各具一理哉

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

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智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視帶子云此以人所稟受明上五圖義又詳見圖下解

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

視帶子云於動之動即喜怒哀樂所謂五性感動是也蓋人心最靈是心即太極也心之動便有善惡萬殊則太極之流行賦予於人者又安得而盡同耶此愚之論不得已而發於性學大明之後也

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

視帶子云獨秀最靈天地之心即孟子所謂赤子之心也至於立人之極亦豈自外至而他求者哉則所謂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或問天地之心與人之極視帶子云天地之心其用也無私其體也無欲聖人之立人極亦如是而已矣

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

視帶子云自太極言之以形神分陰陽則可以形為陰以神為陽則不可如耳之輪

廓窅目之睚睛瞳形也耳之聽目之視神也聽之聰視之明智也神之依於形如此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

視帶子云萬事出即中庸言達道而五性者即大本也所謂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是也故曰率性之謂道

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

視帶子云人與禽獸既異人心之動善惡又異只見與太極源頭處不相似矣

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

無欲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

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視帶子云此言聖人脩道之教

### 人太極圖



聖人脩道之教  
 視帶子云仁義禮智信人  
 之五性無極之真二五之  
 精純粹至善太極象也繼  
 善誠源成性誠立一陰一  
 陽之謂道在人謂之才兩  
 儀象也剛善剛惡柔善柔  
 惡是亦四象性動於氣所  
 謂幾也善惡分萬事出則  
 衆人汨其初矣聖人定之  
 以中正仁義而生靜以還  
 太極是所謂立人極也

又云中一圖言人稟賦之初莫不具五性而全動靜之理次一圖曰善惡曰剛柔則衆人失之於動者亦氣稟之拘也外一圖立聖人立極以定之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皆得其中而還太極矣所謂與天地相似者以此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

視帶子云事物之感思慮之萌此心不與之俱往也

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

又得其秀之秀者

或問太極一耳何以有是差等視帶子云

語太極則一耳若二五之氣相摩相盪自

是不齊人物聖庸隨所值而稟受焉而太極固無病也譬之稻與麥太極也春稻磨麥乃太極之動而二五相摩盪也其米與麩則以養人其糠與麩則以養雞豚犬馬其米麩之尤精粳滑膩者則以爲尚方大官之奉此理之所自然不容以或紊者故嘗謂化育之流行者天地生物之仁賦予之不齊者天地處物之義於義之中又有壽夭之殊貴賤之異者天地節文乎物之

禮也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仁也於親則親於民則仁於物則愛自有此三等之異者亦義也理一之中分不能以不殊此物之所以不得同乎人衆人之所以不得同乎聖人也故必聖神之徒荷天特厚斯能首物離倫而立人之極也然氣有不齊命有一定則君子疑於不必修矣小人雖悖亦命使之然何遽至於凶耶蓋天以秀氣賦人其分數多寡厚薄各有一定如君父

之命其臣子職有大小事有難易此命雖一定也臣子由是各求盡其職襄其事是所謂稟受之者初不敢有所違越是固然也殊不知在君子有所謂修身立命者有所謂行法俟命者卽以君父之命言之武王之伐紂興周非父之命也周公之制禮作樂非君之命也高子之定魯僖非有稟於齊桓也堯夫之賻舅卿非有稟於希文也在武王周公則謂之立命立命者命由

此出人有以勝乎天也在高子堯夫則謂之俟命俟命者以其事而聽乎天而天不違也故論武王周公者以爲善繼善述能盡中庸之道論高子者以爲忠臣從義不從命論堯夫者以爲父子同心又左氏傳言大夫出疆無遂事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如陳湯甘延壽斬郅支于康居使漢威德弘于絕域是皆可謂行法以俟命者則知命之所有者固不可逆若夫命有未及者

忠臣孝子寧不知所以至命哉君子之於天以氣之流通則子也以心之畏敬則臣也知其所稟之命有不盡然遂窮理盡性必求至乎其極則是大舜能行乎瞽瞍伊尹能行乎太甲而况於天帝之明明有不得已豫者哉有不圖惟厥終者哉故橫渠之言曰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苟學問之功極氣稟誠不得而拘之矣豈不爲天之忠臣孝子乎若夫小人悖之亦

非天使之悖而其凶亦勢之所必趨也嘗讀易至訟卦以爲漢人言畫地爲獄期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雖以成周仁化其於訟者亦有桎梏拳三木之拘攣園土嘉石內外之囚繫是凶莫凶於訟也求其所以致此而不得及觀大象曰天行與水違訟乃知小人之凶非降命者之罪也蓋水之生原於天一是其初本一體也分形之後天從陽氣而上浮水抱陰質而下沉天體

有定而水趨日益下衝潰突決斯人墊溺  
於是始有咎天之不當生水者而水亦自  
以爲汎濫橫流其性使之然也天莫之遏  
而水之禍日甚此訟之所興所以爲至凶  
也噫是不可以訟天也彼小人之所以得  
爲人者初豈無仁義之良心哉特以不齊  
之稟而又汨以不善之感旣而情欲勝利  
害攻則良者日微而惡者日著此小人之  
悖與水之違天而日甚者實相似也故邪

僻放侈賊君亂倫不至於殺身亡家敗國  
則不已此所謂小人悖之凶也初豈降命  
者之罪哉故嘗言人之精誠可以動天地  
感鬼神而暴亂之行剛愎之性雖天地鬼  
神莫能回也是天地鬼神豈靈於人哉此  
君子之命不如聖人者所以當修也  
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  
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  
極之道而無所虧焉



視帶子云行謂見于事故欲其中處謂審于理故欲其正發謂及于人故欲其仁裁謂斷於已故欲其義是則中也仁也動也太極之用也正也義也靜也太極之體也其所以酬酢斯世以一天下之動者聖人初豈求之於民生日用彝倫之外哉

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動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亦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

視帶子云聖人主靜只是心不妄動蓋衆人之動溺於情欲利害聖人之動一於中正仁義於此見衆人紛擾多事所謂心勞日拙而聖人寂然無事所謂心逸日休也

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

視帶子云四者動靜周流所謂一陰一陽之道也必主乎靜太極無乎不在也聖人非太極而何哉

此其所以成位乎中

視帶子云此句解立人極一句

或問以濂溪上三圖為天太極以聖人為太極其妙同乎視帶子云天之太極主乎動聖人之太極主乎靜曰主靜之說固亦聞知何以言主動曰所謂動而生陽動

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蓋復者還其  
 舊之謂也以見太極原只是動又謂陽變  
 陰合又謂五氣布四時行曰變曰合曰布  
 曰行皆是動故考亭之解曰太極之有動  
 靜是天命之流行也蓋亦有以識此矣易  
 曰天行健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則是  
 陰陽之運豈有一息之停哉雖曰動極而  
 靜亦不過如程子所謂翕聚耳子在川上  
 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其旨深哉

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

視帶子云詳見圖下解

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

視帶子云考亭於圖下解太極以陰靜陽  
 動分體用蓋本於元亨誠通利貞誠復之  
 說此以中正仁義分體用因下文仁義與  
 陰陽剛柔對說以見聖人全體太極陰陽  
 合德可謂能發濂溪之隱者也

按考亭自辯云中之為用則以無過不及  
 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發之中也仁不為  
 體則亦以備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謂  
 專言之仁也對此而言則正者所以為中

之榦義者所以為仁之質又可知矣其為體用亦豈為無說哉况既曰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亦不嫌於先有此而後有彼矣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耳

視帶子云引此以明其處不正則其行不中其裁不義則其發不仁又云處之也正即大學正心無所忿懣等事而有鑑空衡平之體行之也中即中庸之發皆中節也於親而親於民而仁於物而愛裁之義也曰親曰仁曰愛發之仁也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視帶子云此以吉凶示勸戒詳見圖下解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為而自然也

視帶子云此可見聖同天  
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

視帶子云兩此字指中正仁義之極而言聖人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雜故能主靜立極君子修之唯自慎動寡欲而入則其為聖而立極參三才而贊萬化也亦可度幾矣吉孰大焉

按通書慎動章全文云動而正曰道用而

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悉邪也邪動  
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又按聖學章全文云聖可學乎曰可曰有  
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  
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  
未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脩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  
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  
而聖可學矣

或問小人悖之是庶民乎是學者乎曰是  
學者如孔子之所謂佞人孟子之所謂鄉  
原大學之所謂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中庸  
之所謂無忌憚者皆是也若夫庶民盜賊  
之違理犯義則非其性之滋僞由於上之  
人不能立極使之無道而教之無素也書  
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  
厥猷惟后荀卿子曰天下有道盜賊其先  
變乎由是推之則知庶民之違禮盜賊之

犯義特以人極之不立耳非庶民盜賊之罪也又從而刑僂之者果何心哉洪範曰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箕子示武王之意深矣堯舜之民多仁壽桀紂之民多鄙夭非以是邪

右五章言人太極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視帶子云終篇引易文以証圖說義可見圖亦則河圖以著明易道之大故下文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

視帶子云此可見圖義之大也蓋太極一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質在人成德信乎非太極則三才有不立矣此所謂性命之理也易之作順此而已圖之建明此而已先儒言濂溪建圖屬書剖發幽祕幾與伏羲始畫八卦同功可謂知德者之言矣

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

又視帶子云此可見萬物統體一太極

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視帶子云玩此二句蓋濂溪自信斯文之與矣

易之為書廣大悉備

視帶子云此二句本易繫辭文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

視帶子云夫易之隨時變易以從道者將以順性命之理也而此圖指太極無極之妙推氣化形化之工原始要終其於性命之理剖發幽秘無餘蘊矣故曰斯其至矣則易之理豈有加於此圖哉此胡子以為功在孔孟之間而考亭以為道學之源也

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

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  
學者不可不知也

視帶子云程子之言性與天道既出此圖則性與天道在孔門諸子有不可得而聞者况於初學之士耶考亭之為此解蓋私淑諸人而真有所見聞者也

太極繹義 終

